

群众演唱小丛书

拆墙

陈正庆
著

236.417

宝文堂书店

拆 墙

宝 文 堂 书 店 出 版

(北京东四八条5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京 安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18,000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 1

1980年12月第1版 1980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号: 8070·19

定价0.09元

拆 墙

(眉 户 剧)

陈 正 庆

时 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一个春天。中午。

地 点 陕西某农村。

人 物 牛老大——四十余岁，生产大队长。

马老二——三十余岁，生产小队长。

焦刺梅——四十余岁，牛老大的老婆。

硬冬花——三十余岁，马老二的老婆。

布 景 台中一堵矮墙，把一个院落分成两半。台右牛家院中，一树桃花开绽，树下一眼水井，井台高出地面。迎面墙上挖了一个拱形门洞。台左马家院中柳枝吐絮，随风摇曳，树下有一猪栏，有一门楼通往村道。两家院中各有石桌、石凳。

〔在音乐声中幕启：焦刺梅端鸡食盆高兴地上。

焦刺梅 咕咕咕……都来吃来……（撒食，唱“杨燕麦”）

春风吹万家，

喜鹊叫喳喳。

声音脆的象说话，

对着我把喜事夸。“采花”

大队长又选娃他大^①，

社员们鼓掌拥护他。

从今后再不用担惊受人欺，

养鸡娃也没人再“割尾巴”。

咕咕咕……（撒食，数鸡，唱“山茶花一串铃”）

一二三，三二一，

一二三四五六七。

芦花鸡，帽帽鸡，

没尾巴的砣碌鸡，

一身白的来杭鸡，

一身黑的欧洲鸡，

黄瓜爪的洛克鸡，

红冠子的大公鸡，

花不楞登嘛嘛鸡，

还未叫鸣的娃娃鸡，（“诉板”）

蔫不邈邈的老母鸡。

数过来，数过去，

一个东，一个西，

一只两只三只四只五只六只七只八只……

① 娃他大——陕西方言，即孩子的爹。

哟……

咋不见我那只黄母鸡？（叫鸡）

咕咕咕……“岗调”

莫不是在窝里把蛋下，

急忙进屋快找它。

（忙跑进屋。硬冬花扛工具放工回家，树上乌鸦叫，她赶飞乌鸦）

硬冬花 咳，这讨厌的乌鸦！（唱“太平年”）

墙那边喜鹊声声唱，

我树上倒霉乌鸦闹嚷嚷。

叹往事就象那浮云一样，

想起来叫人多悽惶。

日头过午把工放，

打水做饭再忙一场。（进屋）

〔焦刺梅从屋里跑出。〕

焦刺梅 这挨刀子鸡跑到哪去了……（拿一个草墩子搁在石桌上，后站墩上向马家张望，叫）咕咕咕……

〔硬冬花出屋。〕

焦刺梅 哎……冬花，见我那只黄母鸡来没有？

硬冬花 （开玩笑地）我把你那心尖子杀的吃了……

焦刺梅 啊……难怪你院子有鸡毛哩！……

硬冬花 嫂子，你把水道眼都堵了，这鸡还能跑过来？我是和你说笑哩……

焦刺梅 水道眼堵了这墙也能飞过去么？

硬冬花 就这么大个院子没有见呀，咕咕咕……，嫂子，没有……

焦刺梅 没有……，那水瓮里还把鳖给走了！

硬冬花 不信了你过来寻来！（进屋）

焦刺梅 （跳下石桌）刚才我还听鸡嘎嘎叫来，它能跑到哪里去？我咋看老二家脸上颜色有点不对火，八成是见我男人又复职当上大队长，不服气，在我鸡上寻报复哩，对，我再给她在墙上记一笔，（在墙上划个记号）鸡寻不着咱日后算总帐！
〔硬冬花提水桶出屋，听见猪叫声。

硬冬花 别叫，等打下水再喂你……

焦刺梅 哼！打水呀，我叫你打么，我叫你打不成！（急忙拿井绳进屋）

硬冬花 （来到井边，不见井绳）嫂子……

焦刺梅 （边捣蒜边慢慢地上）咋哩？

硬冬花 这井绳哩？

焦刺梅 绳哩，有人用没人管，断啦！

硬冬花 刚才你不是还打来么？

焦刺梅 刚才是刚才，现在是现在，你打呀它就断了，你看怪不怪些！

硬冬花 嫂子，断了叫我给咱弥起来。

焦刺梅 断成节节子，弥不成了！

硬冬花 嫂子，我倒咋把你给得罪了，你先看你哝^①态度。

① 哝——音wò卧，在此处指那的意思。

焦刺梅 哼！肚子没冷病，不怕吃西瓜，自己做的事自己知道。

硬冬花 （强打笑脸）嫂子！（唱“银纽丝”）

从土改咱们就同住一院，
两家人和睦相处比蜜甜。
风雨十年整，两家把脸翻，
错整了牛大哥蒙受屈冤。（“岗调”）
更不该院中打墙划界线，
害的你没出路把门胡安。
咱现在拆掉院墙朝前看，
人和好让院子宽展宽展。

焦刺梅 对啦，对啦！再甭耍你咧嘴咧！（接唱“勾调”）

甭在我面前把戏演，
看你说的简单，
这堵墙打起容易拆起难，

硬冬花 （接唱）咱大家齐动手定能拆完。

焦刺梅 （讽刺地）嗯哟哟……不敢拆，可不敢拆，你是革命派，拆了墙这界线不是划不清了！

硬冬花 嫂子，过去都是我的不对，咱就不说了，现在咱……

焦刺梅 现在咱到算老帐的时候了！

硬冬花 嫂子，（为难地）……嫂子……

焦刺梅 叫婆都不行了，嫂子嫂子叫的，想么是吃的多了，我还等着做饭哩！

〔焦刺梅进屋。硬冬花无可奈何，自知理亏，提水桶回到自己院子。

焦刺梅 （得意地出屋）哼！不给你点颜色看看，你还不知道马王爷是三只眼哩！

〔后院传来猪咬声。

硬冬花 （生气地）老母猪！你高兴地咬是死呀，叫的是挨刀呀！

焦刺梅 唉！水没打成伢还指猪骂我哩，哼！听我的！

（指墙那边）我说鸡娃子呀，你就凭大个命，还张的想咋哩？这十年来他谁能的把犁 犍 咋 没 顿展，把秤锤咋没捏扁呢？再整我男人，我男人照样还当了大队长，看他谁小胳膊还能拧过大腿！

硬冬花 哎呀呀，……你看伢说话气粗的，这明明是给我飘叶子哩。咳，好话给伢回了七蒲篮，八簸箕，伢还是不饶咱。她不饶了也罢，常言道：“软处好起土，硬处好打墙。”我也豁出来了，看他把我七尺还能顿成八尺。给我飘叶子哩，我这嘴也没叫针线缝着，叫你也知道这长虫是“疹”的！

（指墙那边）老母猪！你听着！

〔焦刺梅放下手中的活，隔墙听着。

硬冬花 （唱“连香”）

老母猪呀你别叫，
乍起你的耳朵梢，
槽里有食你快吃饱，

别高兴张的闪坏了腰。
八月十五没杀算你运气好，
腊月二十三少不了挨一刀。
大开膛，架子上吊，
肠子肝花一齐掏，
剥你的皮拔你的毛，
大卸八块一锅熬。
看你还张嘴叫不叫，
过新年我娃要耍你的猪尿泡！

焦刺梅 哎呀，好一个硬冬花，把我骂的恁狠！你再听我
刀子嘴的！呸！（唱“紧诉”）

老母鸡你别撒欢，
老娘有话听心间，
你只会下上几个蛋，
有本事叫明五更天，
别顾骂人打了蛋，
把你的子孙都死完。

硬冬花 哟……！（气急跳上石桌，扒在墙上）“刀子
嘴”！你放干净些，我今日一再给你回话，你可
不要得理不让人！你今日是骂谁哩？嗯！

焦刺梅 （跳上石桌）我就骂你哩！

硬冬花 你骂的我咋哩？

焦刺梅 咋哩，你把我的鸡收拾了我就要骂哩！

硬冬花 哪一个崽娃子收拾你的鸡来！

焦刺梅 刚才还承认，转眼就不认帐啦。

硬冬花 你血口喷人！

焦刺梅 你给我赔鸡！

〔二人吵骂不休。

硬冬花 “刀子嘴”，水你不叫我打，就够你的八两三了，你今日无事生非骂我是咋哩！

焦刺梅 咋哩，你想去，你过去能做出初一，我现在就能做出十五。水不叫你打，这还是轻的，往后——哼！老鼠拉铤把——大头还在后头哩！

硬冬花 后头咋呀！还吃人呀，我男人也是队长！

焦刺梅 哎哟……啧啧啧！你男人才是恁（比划小拇指）大个小队长……

硬冬花 小队长咋呀！

焦刺梅 咋当成当不成还不一定哩！

硬冬花 ……你男人有权了，要杀要斩随你的便！（下石桌哭了起来）

焦刺梅 哼……（冷笑）你还哭啦，叫你哭的日子还多着哩！（跳下石桌）哎！只顾跟你吵哩，咋把锅里的饭都给忘啦！（急跑进屋）

硬冬花 咳！咱哪辈子遭下啥孽了，今辈子咋结下这个对头吗？气死我了！（出门看了看）这马娃子他大咋还不回来？（进屋）

〔马老二拿着三中全会文件高兴地上。

马老二 （唱“尖板”）

在公社开罢党委扩大会，（“花音岗调”）
学习文件开了我的心。
三中全会精神把路引，
讲团结向前看同心同德。
想过去，（“劳子”）
我和那牛老大心里不对，
闹矛盾不团结有十个冬春。
可今天冰消雪化严冬尽，
我二人在公社互相交心。
从今后牛马合成一股劲，
要当好建设农村的带头人。

墙呀墙，自从打起你，把我和老牛哥隔卡了这十几年，今天到拆你的时候了，哈……

硬冬花 （出屋）马娃子他大，你可回来了……我……
（放声哭着）我不活这人了！

马老二 你这是咋啦？

硬冬花 我受不了呀……

马老二 病啦！咳，医疗站就在村里，快看走。（扶硬冬花）

硬冬花 我没病呀……（哭着）

马老二 没病恁大的人了，倒哭个啥情形么！

硬冬花 咱倒把人活成啥了，连一桶水都打不来。他大，
给咱院子也挖个井。

马老二 尽胡说哩！井不是在那边院子么。冬花，还是你说的对，咱应该把墙拆了，往后吃水更方便了！

硬冬花 啥？拆墙呀！

马老二 对，你过去不是常叫我快把这堵墙拆了，和牛大哥把疙瘩解了，我一直不放心。今在公社开了会才知道你听高参的点子同三中全会精神合铆着哩，我就听你的，下午拆墙。

硬冬花 听我的就错错的错咧！不拆，墙外唾沫星子把人都能淹死。拆了墙看把这三间房子还不吹跑了！他大，快把这墙给高里打，往严里封！

马老二 你是咋弄的，刚才还表扬你，你咋转脸就变卦了，你过去说的……

硬冬花 过去我把事情看的太简单了，你才不是咱想的那回事，我今日才知道胡椒面是辣的！

马老二 嗯，听口气得是你又和那边吵架来？

硬冬花 你那边无事寻事的说咱偷了她的鸡，借这把咱骂扎了，这明明是欺侮人哩么！（哭着）

马老二 得是的？

硬冬花 我啥时候倒哄过你吗！

马老二 （气上心来）这婆娘……（又忍住气，劝说硬冬花）都怪咱这棉花籽眼窝——有油没光气，把世事没看透，过去和老牛领导生产有分歧，文化革命人家整他，咱不该跟上打哄哄，该咱有责任。牛嫂子有气，咱要忍着，让着。今公社党委扩大会上，你老牛哥学了文件，听了报告就主动找我谈心亮底。虽说老牛听脾气是一个顶倒墙连土担

的死牛筋，可今说的都是些实情话。伢说：“咱都是党员，是干部咱都团结不到一块，咋给群众做工作呀，所以我就听了牛大哥的话，把十年来打下这一堵墙，给他拆了！”

硬冬花 我说你呀，真是棉花捏的耳朵，伢给你个麦秸杆杆，你就当檀香木拐拐柱哩，说的好听顶个屁，那都是假的，他大，你听我说……（唱“紧诉”）

你到公社去开会，
家里就剩我一人，
我打水伢拾了井绳难找寻，
“刀子嘴”更比刀子快三分，
墙那边指鸡骂狗将咱问，

马老二 骂啥哩……？

硬冬花 （唱）骂咱掀下坡碌碡不是人。

马老二 那是真的还怕伢说！

硬冬花 （唱）人家越骂越得劲，

好似刀子剌我心。
你知道你的婆娘口角笨，
茶壶里的饺子倒不出唇。
今天我挨骂不要紧，
怕只怕祸事到家门。
牛老大那个死牛筋，
他不会得理来让人。
刚才吵架是捎信，

娃他大咱可要小心，要小心。

马老二 咳，骂仗没好口，打架没好手，再说婆娘家咋话都信不得，心事不要太多了。

硬冬花 啥，我心事多，我要心事不多，怕你咋头掉了还不知咋掉的。你听我说，为了把队上搞好，你把啥都贴赔上了，可现在……

马老二 现在牛马和好了，我才豁出命干呀。

硬冬花 干呀！你也不要你，你要下你咋队长哩！

马老二 谁说的？

硬冬花 牛老大婆娘“刀子嘴”来。

马老二 不当也罢，只要有比我强的能把队上办好，我让位也没啥。

硬冬花 没啥，我看是下了你咋队长才整你呀！

马老二 不会的……老牛不是那号人吧？

硬冬花 不是？谁不报复谁是假的。今日“刀子嘴”把话说露了，婆娘家嘴都快，可男人咋牙在肚里长着，咱可要小心，不敢上当！

马老二 这……（思索地踱步，唱“道情”）

听她言倒叫我半疑半信，

思前因想后果难道是真？

怪道来在路上他把我问，

硬冬花 他问啥哩？（唱）

咱队上谁还是当队长之人。

硬冬花 看看看咋着哩，你咋月亮地里耍铡刀——明砍

哩，可你还是黑灯瞎火的在鼓里蒙着哩，我看这儿住不成了，干脆搬走算啦，咱咧鸡蛋还能碰过碌碡，他大！

马老二 好呀，牛老大，你还给我上汤哩！（唱散板转“紧诉”）

几句话说得我满头冒火，
气得我浑身打哆嗦，
在会上甜言蜜语来哄我，
你婆娘在家说话露了马脚。
这堵墙我不拆再斗几回合，
牛和马看谁把谁的皮剥。

冬花，豁出来咱就跟他对着干到底！

硬冬花 对，他天上下锥子，咱地上给他拿针接，这老好人当不得！

马老二 对，豁出这工不上我也要给咱把井挖下。去，给咱端饭去！

硬冬花 咳，……还没水做哩！

马老二 先给我取个馍，一会儿我到村里担水去，离了他咧井，把谁还给坑死呀！

〔马老二进屋，硬冬花随下。牛老大兴冲冲地上。〕

牛老大 （唱“慢诉”）

牛老大回村来心高兴，
一路上桃桃^①乱弹唱不停。

① 桃桃——西北地区的一个剧种名。

和老马要拆墙公社说定，
多亏了三中全会这股春风。

哈哈……牛娃子他妈……！

焦刺梅 （正在屋里切菜，闻声急切地拿刀上）牛娃他
大，你开会回来了！

牛老大 回来了，饭得了没有？

焦刺梅 甭问饭，先给咱寻鸡！

牛老大 啊，今日给杀鸡呀，行，杀上一个叫我……

焦刺梅 猫吃浆子，光在嘴上挖抓哩，能下蛋的黄母鸡叫
伢那边给咱收拾了……

牛老大 胡说，冬花就不是小气人！

焦刺梅 那你说咱那鸡……

牛老大 寻一寻么。咱那酒还有没有？

焦刺梅 咋，今还想喝两盅？

牛老大 心里高兴么……

焦刺梅 那你等着，我到代销店给你灌去！（进屋拿酒瓶
出）

牛老大 今你可多灌一点！

焦刺梅 看你能喝多少……（下）

牛老大 （上到石桌上喊马老二）哎……马老弟！

〔马老二担水桶正好出屋。〕

牛老大 哎！快过来咱美美喝上几盅，下午好拆墙！

马老二 （气不顺地）我吃都吃不上，还喝哩？

牛老大 咋，冬花没给做？

马老二 没有水拿啥做哩？

牛老大 哎！这边不是井，咋不过来打么？

马老二 算啦！（担水桶下）

牛老大 哎……马老弟……（下石桌）哎，这是咋弄着哩……八成是和婆娘吵架来。对，我先打一桶水给送过去，给和解和解。（打水不见井绳）这井绳咋不见了呢？（进屋拿井绳上）这烂井绳放到屋里是咋啦？（打水发现鸡掉到井里）嗯？这井里啥响哩？（提上来）这不是黄母鸡吗？这老东西刚才还说是伢那边给收拾了，这要找不见还把伢能冤屈死！（对鸡说着）快到墙角角晒去……（又打水，提到马老二院子）哎……冬花……冬花……

硬冬花 （开门慢慢地上）咋哩……

牛老大 哟……（开玩笑地）看把人掬的稳的些，给这桶水，先给老二做饭，有话好说！

硬冬花 你那水我不敢吃！

牛老大 咋……（开玩笑）怕我给水里下毒药？嘿嘿，说句心里话，哥还舍不得害你。给水，先做饭。

硬冬花 （接过水桶）我男人担水去了，不劳你咻大驾。
（将水倒在地上）

牛老大 哎……你咋倒了？（口吃地说不出来）

硬冬花 （边进屋边说）黄鼠狼给鸡拜年哩……

牛老大 这是啥话吗？……这不象两口子吵架来，这话里